

储福金

著

黑

白之篇

白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原创中国长篇小说丛书
12

黑白

白之篇

储福金
著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黑白·白之篇 / 储福金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(原创中国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7297-8

I. ①黑… II. ①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4702 号

书 名 黑白·白之篇

著 者 储福金

责任编辑 黄小初 黄孝阳

文字编辑 聂 斌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印刷厂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9.25

字 数 235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297-8

定 价 36.00 元

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部	围空	1
第二部	搏杀	43
第三部	阴阳	161
第四部	涅槃	253

第一部

围 空



陶羊子在棋盘上落下一子。听到了落子的声音,他就停在那声音里,声音传得很远很深。

陶羊子独自面对一盘棋,一张棋谱。谱上刻印着手数,淘来的旧棋谱墨印模糊了,有的手数湮没成一团。

人生已近花甲,陶羊子已无感叹。花开花落,都一切自然。看窗外树叶,朝亮处绿绿的,背光的地方显着黑黄。两层的光色,只是感觉罢了。凡是存在皆有两层,只有在思维中融成一体,世界才是清明自然的。

声音却一直在他的内心中往下落,一直落不到底,他的心底有一片空间,有时那里廓然无物,有时那里飘浮着轻云。

感受中的声音在深远处仿佛有着一丝颤动……

门敲响着,陶羊子好大一会才知觉到敲门声,他下楼去开了门,门外穿着绿色工作服的邮递员正转身准备离开。

“你在家……?”送信人用狐疑的眼光看着陶羊子。

陶羊子笑笑,接过了信,回头上楼。他拆看了信,是妻子阿姗从

京城寄来的。她过一段时间便会寄一封信来，信总是很短，报一下平安，写两句孙子孙女长多大多高了。

陶羊子把信放在桌上，信中的内容他都看在眼里，但他的感觉还似乎在声音上。

桌上搁着一张木棋盘，上面摆着一盘没摆完的棋谱。棋子从日本传来，是他年轻时的棋友袁青送的。棋子由贝壳制成，白棋面上还能看到隐隐的贝壳纹，形状与中国常见的半圆玻璃棋子不同，底不是平的，显椭圆。

这种棋子适合棋手用食指与中指捏着搁到棋盘上，应该是不怎么发出声音的。陶羊子刚才却清晰地听到盘上落子的声音，那声音回旋似的响在感觉中，一直到心的深处。

陶羊子在围棋上曾经有过莫名的感应。那一次，他与唐高义下棋时，走了一手“跳”，落子后，他突然对这一子跳的棋形，有着一种异常的感觉。其实再仔细看，这一步跳也没有什么奇特处，也许是与棋盘上的黑白子的排列有关吧，这跳的棋形在他心里印得很深，那盘棋就在这步棋上停下了。

当时，唐高义觉得他的神情有些奇怪，问他怎么了？陶羊子只是摇摇头。陶羊子不是那种神神叨叨的人，他的行事思想都是自然实在的。人生对他来说，变化无常，但都合着因果，有迹可循，有序可溯。

陶羊子与唐高义是在云南认识的。抗战时期，唐高义所在的大学流迁到云南，他迷地质学，也迷围棋，经常找陶羊子对弈。抗战结束后，陶羊子回到江南，经朋友介绍，来到海城定居。解放后，唐高义找上门来下棋，他进了国家地质队，妻子是海城人，家便落在海城。地质队很辛苦，假期时间也长，只要回到海城，他就会到陶羊子家中来下棋。这么来往十多年，每年下两三盘棋。唐高义下棋喜欢取厚势，如他常年被边疆的风吹得黑红结实的身形。

棋为手谈，陶羊子在对局中，能从对手行棋的步调与选择上，意识到棋友的心境与现实状态。多少年中，陶羊子与唐高义下棋时，这种意识常会浮出，这大概是唐高义的生活总是在流动中吧。对这种意识，陶羊子疑惑是唯心的，从不询问棋友，但偶尔也会从棋友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。

手谈之余，唐高义也会谈到一些天南地北荒野之间接触到的事，有些事很奇异，也有些事很怪诞，如换个人对陶羊子说，陶羊子也许还会不怎么相信。那次棋形所引动陶羊子的感应，也许便是听多了唐高义奇闻所致，自此至今，再没有过如此的感应。

那一盘棋没有再走下去，他们相对一视，唐高义似乎感受到了他的感应。停盘以后，唐高义说到他的一桩近遇，说他在边疆的一个夜里，看到一只火红的狐狸，夜色中，它的身形是朦胧的，但它一双眼睛却红得发亮，那亮光一跳一闪的，他身子没动，但有一种感觉是灵魂离体向它而去，它发亮的眼睛越显越大。后来他怀疑它究竟是不是真实的。因为那一处地方不应该有生物存在。陶羊子习惯地听着没有问话，他知道他的工作有机密性，他曾经不经意中提到过原子弹试验，刚说到就转了话题。

陶羊子还知道唐高义是地质队的一位领导，但他显得知识分子气很重。在他们那个年代，能费时间费心思下围棋的，多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。在与唐高义的交谈中，陶羊子接触到了更宽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理论。唐高义会对他说到天地宇宙中的奇异之事，是新鲜的，也能体会到那种艰难与困苦。唐高义也会谈到社会的种种运动，从他的神情中，分不清是兴奋还是痛苦。“在清水里泡三次，在血水里浴三次，在碱水里煮三次。”唐高义说：他们这样的人，需要脱胎换骨吧。

他向他告辞，他起身来送他。以前唐高义说走就走了，陶羊子从没有送他到楼下的。

自此唐高义再没有来过。后来有人来调查他的情况，陶羊子才

知道他失踪了。

调查的人穿着一件洗得褪色发黄的军便服，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络腮胡子剃干净了，胡根处发青。他由民警老王带来。老王敲开了他的门后，说了一句：找你问个事。就自走了。

调查的人神态和缓，口气却是很严肃的。

“唐高义你熟悉吧？”调查的人朝陶羊子凝视了一会，开口问。

陶羊子习惯地浮着笑，心里有点紧张。历次运动中，常有人来调查从解放前过来的人，虽然某人并非敌对的关系，但被调查便总有原因，多少被怀疑了什么，在解放后的社会中，政治上的清白特别重要。慢慢地他从来调查者的一个照面一句问话，往往能探到一点底，就是被调查的某人大致是什么性质的问题。比如这一次是民警带来的，说明涉及到了什么案件。唐高义会卷进什么案件中呢？唐高义的形象浮在了他的意识中，他下棋很认真，有时拿着一颗棋子，高举到了头顶，眼看着盘，考虑再三就是不往下落。

陶羊子开始说他与唐高义的棋友关系。那个调查的人也许是清楚的，也许觉得没有记录的必要，他面前的材料本摊着，并不往上面记什么。他的右手指不住地在椅背上轻轻敲打，像不紧不慢地在空旷的路上走着。

“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吧？”

陶羊子明白这一句话是问实了。他谨慎地回答：“知道他是地质勘查，也知道他常在边疆流动，工作很重要，但具体干的是什麼，他不说，也就不问了。我懂规矩……”陶羊子加了一句：“我也是搞里弄工作的。”

对方点点头，似乎一下子就放下了。后来，像是随便问到唐高义最后一次来的情况，说了什麼，做了什麼。陶羊子如实应着，突然就想到了那天下棋时自己的感应，这感应似乎已经忘记，是一下子被召唤出来的。年龄大了，有时候，会疑惑当时发生的是虚幻的，被记忆起来才显得真实。人生间的许多事，往往真与幻混杂不清。

这感应的事,陶羊子没有告诉来调查的人。告诉与不告诉,他是做了一点选择的,习惯的常识是他应该知无不言,但他要是说出他感应到的,或许对方会认为是可笑的,或许对方会联想到唐高义确实有某种不正常。他不知道唐高义到底涉及了什么事,但既然感应是唯心的,他选择了当它不存在。人生的道路上,常会面临选择,陶羊子总按棋局中的着法,在不关乎棋局根本输赢时,他选择去繁就简。

唐高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陶羊子当时并不明白,以后他也不再出现在他的视线中,不再与他对弈了。

直到几年后,陶羊子才了解到:唐高义失踪了。一天早晨,唐高义走出帐篷,这一出走就再没有人见到过他。他出走的目的是什么?他又遇到了什么?简单地看,可能是有兴一睹风景,便遇上了沙暴;复杂地看,他的人生牵连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,牵连很长的时间与很宽的空间。

唐高义是高级工程师,他失踪的地点靠近原子弹试验区域,而那片沙漠的另一头便是当时有敌对含意的国境,于是,对他的调查是广泛全面的,涉及到他所有的社会关系,结果是不公开的,谁也弄不清楚。或者是牺牲了的烈士,或者是叛变的间谍,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对的。

回过头去看,有关他的流传说很多,真相只有一个,但真相也掩埋在流言中。对于陶羊子来说,凡事皆有因果,他从棋局上提前看到了如梦幻般的征兆,棋局上有征与引征,“引征”是棋局上的伏笔,是棋手有意为之,那么,人生的伏笔是如何而来如何而显?陶羊子的意识触到了某种不可知的神秘,对这种神秘,陶羊子难以深究。唯一要深究的是他的内心,他的内心需要革命来荡涤,要在清水里泡三次,在血水里浴三次,在碱水里煮三次。

二

海城的仁义支路其实等于一条大弄堂,这条大弄堂当中分叉出几条小弄堂,陶羊子住在一条小弄堂叉出去的支弄堂里。两边的支弄堂左四家右四家,旧式的高高低低的木结构二层小楼。每家前门与前面的支弄堂的后门相对,一排排支弄堂与小弄堂形成绵连不断的“丰”字。小弄堂的一头连着支路,另一头便是苏河的石砌河堤。

支弄堂人家有不成文的约定俗成,便是前门弄堂属自家,所以都走前门出进支弄堂,后门只是开门通气的。然而弄堂人家都十分熟悉。特别是夏天,白天在支弄堂的房阴下坐小凳乘凉,黄昏时在支弄堂里摆小桌吃晚饭,伏天的夜晚,支弄堂里放了竹榻,也有把竹榻放到小弄堂口,去享受从苏河上飘过来的带点腐臭的些许凉气。在小弄堂昏黄的路灯下,常会拼两张方凳围一个牌局,不时有打牌和看牌的议牌声响起,夹着芭蕉扇的拍打声。

陶羊子住支弄堂里靠山墙的小楼上,小楼的木楼梯通向后门,窄窄长长的,他下了楼就从后门出进。楼下用板壁隔住着另一户人家,一个胖老太寡言少语,楼里总是安安静静的。

弄堂里偶尔会有前后门人家发生争吵,也会有对孩子护短的争闹,都是些家长里短的琐屑小事,也会引来众人的围观和劝解。实在闹得不可开交时,便会有人来请陶羊子去调解。陶羊子是居委会的副主任,调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是他最重要的工作。

这天早晨,陶羊子下楼出门,如往常一样去居委会。小弄堂里人不多,都是熟悉面孔,互相点头微笑示意。往前走两条支弄,那里有一处具有革命意义的纪念馆,常会有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纪念馆参观。眼下馆还没到开门时间,陶羊子走近时,听到尖尖的“吱呀”一声,响得突然,不免引他看一眼,支弄里并无人在,或许是人进去的开门声吧,其实这一声也平常,只是声音呼应了陶羊子心底的一

点感觉。

算起来，陶羊子在棋盘前对落子声感应的日子，已过去大半年时间了。不去想，也快忘记了。便是想起，也渐渐模糊了。他曾经等着会有什么事发生，慢慢地还有所渴望，不管什么事，一旦落下，也就安心了。后来他也觉得自己可笑，也许是单独生活的时间长了，虚幻的感觉便生成了，虽然他的人生经历了许多境遇，还是有着所谓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吧。

陶羊子走进仁义支路。仁义支路窄窄的，铺的是石头，海城人称石轧路，三轮车在路上行走一顿一顿的。当年陶羊子从昆城回江南，被一位棋友邀到海城来，从这条路走进弄堂，住进支弄的小楼上。棋友便是小楼的主人，棋友是做生意的，这里只是他的一处房产，无偿提供给陶羊子一家居住。解放战争期间，棋友去了国外，再无音信，陶羊子也就在这里长期居住下来。

陶羊子任居委会副主任，是继承阿姗的。儿子竹生上的是京城的大学，毕业后分配在京城的银行，与单位的女同事结了婚，也就生活在了京城，前几年生了孩子，母亲阿姗去给他带孩子。京城的房子是单位分配的，面积不大，只有一室一厅。竹生结婚时，陶羊子与阿姗去京城，小夫妻便把房间让给他们住，小夫妻在小厅里摊地铺睡，后来有了孩子，陶羊子再去，也就坚持与阿姗睡在小厅里。地方太小，带孩子烧饭做家务都由阿姗来的，陶羊子也插不了手，于是便回了海城。在里弄里他生活惯了，继阿姗做起了居委会的事。陶羊子本来喜欢清静，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却不避与人交往，再说居委会工作是为人民服务，具体到每家每户。陶羊子每一件事都做得认真，个人也不计较什么，人缘不错，调解工作中，谁都听陶主任的。闲下来，陶羊子有的是时间下棋打谱，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地过。

陶羊子来到居委会，主任见着他，通知下午开个会，又对他说南里的方逸平来找过他。听说方逸平前些日子到京城去，方逸平的儿子也在京城银行里工作，也许会转告他什么情况，也许是找他下棋，

他们有些日子没有对弈了。

方逸平家在支路的南边，楼面不大，但住房有上下两层。陶羊子刚一敲门，就听方逸平在里面说：“门开着，进来吧。”方逸平似乎在忙着什么。

方逸平退休前也从事金融工作，是高级财会人员。他在解放前便是沪申银行协理，多少钱从手中过的，但他生活得很简朴，老婆活着时，热天里每人手里一把破蒲扇，冬天里两人合用一个“烫婆子”。

方逸平站在长条案前，往茶杯里撮茶叶，他撮得仔细和认真。

陶羊子就在桌前坐下来，方逸平见面没说什么，自然不是带话而是邀他下棋的。方逸平喜欢下棋，象棋围棋都喜欢，陶羊子也会下象棋，象棋水平也比方逸平略高些，但他不喜欢象棋，宁可让方逸平儿子下围棋。方逸平下棋有个习惯，一边下一边嘴里嘶嘶的，仿佛咬着什么。

桌上放着两个棋盒一个棋盘。有些日子没下棋，棋盘上面沾着点灰。陶羊子自己拿块抹布擦了擦，心里想，没有了老婆生活也就马虎了。不过他在方逸平这里也放松，随便就好。

方逸平端来茶杯，放在陶羊子面前，他坐到陶羊子对面，手里也端着个茶杯，没有喝茶，只是看着茶杯。

陶羊子拿过棋盒，见方逸平依然发着呆，不由笑了：“下棋吧。”

“下棋下棋。”方逸平也拿过棋盒，在盘上放了四颗黑子。

陶羊子在盘上落了白子：挂。两人下起棋来，一到棋盘上，下了几子，陶羊子感觉到方逸平不像平常那样地缠打，一碰一靠间，便觉得他心思不在棋上。见他又朝自己的茶杯上看，也就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，细细地品了品说：“好茶，是春天的炒青。”

“茶是一般……可你没看茶杯。那是什么茶杯？”

陶羊子看着茶杯，这才发现与以往的茶杯不同，瓷色清亮纯净。陶羊子对瓷了解不多，倒是知道方逸平喜欢古董的。听说他一生所赚的钱都收藏了古董，也没见他拿出来展示过。想是突然收到了这

么一个茶杯,很是喜欢的,忍不住要向人炫耀一下。陶羊子虽不懂古董,但对好东西还是喜欢欣赏的,把茶杯举起来想看底下的印章。

“不用看,这是乾隆年间的官窑。”

陶羊子知道官窑出的瓷器都是精品,小心地把茶杯放下了,见方逸平的眼光已从茶杯转到了墙上,再一看,四壁都挂着画,有条幅有斗方,都是古画。

方逸平起身引陶羊子过去,指着壁上的一幅幅画,说着它们的来历,何人所画,何人所得,又经何人所藏。画想是在樟木箱里锁藏的,带着了一点香樟味,画面有点发黄,墨迹也有点褪色,有几处隐隐有潮斑。但历经百十年的画,保管得还算不错的。

眼下并非是好天气,再说瓷器也不用出来透气的。而他也不是一个懂行的识家,素来收藏得好好的东西,又何必来给他看,介绍给他听。

“也许只有你还懂一些,但你的懂,就像我对棋一样。”

陶羊子点头同意。

“你在路上没看到有套红袖套的学生吗?”

陶羊子摇摇头。他只有看到戴红领巾的孩子。他不知为什么方逸平又换了话题。

“北京有了。要破四旧呢。快了快了……我的这些东西都是四旧,也不知是砸了还是毁了。要是收了呢,倒也不在乎。集中到一起,保管也许会好一些。你说会不会更好一些?我费了大半生收集的,是一堆四旧垃圾,我无法相信,也只有相信。告诉你说不定哪一天,这围棋也是四旧,不让下了,你相信吗?”

陶羊子觉得方逸平说得乱七八糟的,不知该认可他哪一句话。但毕竟在一次次运动中过来,陶羊子想到可能有新的运动在京城开始了。如果只是把旧东西收缴了,他也能理解,不破不立,俗话说,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陶羊子并不收藏古物,但他知道这些古物不可再生,是很有保存价值的,但这价值有与无,都与建设新社会没有什

么关系,彻底摧毁一个旧世界,方能建设一个新世界。认为它们有价值,也许只是知识分子的旧观念吧。

方逸平当然认为这些古物很有价值。他早年继承父业,从事金融行业,曾每月拿几十块大洋,在赚钱上很有经济头脑,赚来的钱,他就换作古物收藏。要不认为有价值,单凭喜欢,是不可能的,也无法让妻儿与他一起过节俭的生活。但是他像宝贝似的收藏的一切,都面临着破除与摧毁,陶羊子能理解他的心境。

陶羊子从方逸平家里出来,知道有新运动要来,他并无烦恼,倒觉得合着了心里的某一点,感应落到了实处。运动经历多了,他开始会跟不上,但慢慢地都能理解,在思想中自觉地落实。旧知识分子嘛,该在清水里泡三次,在血水里浴三次,在碱水里煮三次。

但他的心还没有清静,要说围棋是四旧,不让下了,那么他同样面临一生所喜欢的东西被摧毁,真是那样,他也无可奈何。围棋确实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旧东西,在一次次围棋比赛中,确是成了名利的争斗物,细想想,坐下来对弈的两个人,各执黑白子,费时费心争一点虚空,对社会主义建设确实没有任何意义。再说象棋,还有将士相车马炮卒,实实在在的封建遗物。这么一想,棋作为四旧完全可以坐实,只是要他与一生喜欢之物割舍,他的心总还是彷徨的。

三

这天,陶羊子在弄堂口处理往苏河倒垃圾的事。总有人因为错过收垃圾车来的时间,便将垃圾往苏河倒。本来苏河水往海里流,也就把垃圾带走了,但是多少有积存在河底的,这些年苏河水越来越浅,也越来越黑,靠河边的人家无法容忍垃圾的气息,便守着河边与倒垃圾者发生了冲突。陶羊子处理事件都不做评判,只是请倒垃圾者将心比心,如果自己是住河边的人家,会有什么感受。

倒垃圾者道了歉,事情也就结束了,陶羊子沿着苏河堤走了一段,河水浅了,河滩宽了,还记得初来苏河时,他还曾站在河桥上感叹人生如流水,现在他很少有这种心境了。

陶羊子到海城将近二十年了。他喜欢海城的气候与格局,也喜欢海城的马路与弄堂,解放后,围棋业界响应号召,要赶超日本围棋,海城体育运动委员会找了几位年龄大一点的有名棋手当教练,带一带年轻的棋手,陶羊子也在其列。后来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围棋比赛,年长的与年轻的都在比赛中分高下,陶羊子便退了出去,他并没说理由,就是不报名参加比赛。因为陶羊子从来没在比赛中得过名次,而接下来的围棋定段是按比赛的名次决定的,慢慢地,他便不再在围棋高手中排列。后来的一般棋手都不知道他了。但在棋界高层,还知道陶羊子,并认可他的棋,年轻一点的棋手得了冠军后,便会有人引来与他下一盘棋,让他修理一下。冠军当然也不惧前往,想让自己的冠军名副其实,但每次都败在了陶羊子手里。于是,便有人称陶羊子为“一盘棋高手”,其意是下一盘棋他是高手,要是参加比赛一连下好多盘棋,也许他就不行了。多数的棋界高手称陶羊子为“陶野王”,其意很明白,陶羊子是在野的棋王。同音也称他为“陶冶王”,陶冶冠军棋手性情的王中王。

起初陶羊子当教练,体委给他一点补贴。后来几个参加比赛得了名次的老棋手评了段位,都安排了工作,在资料馆挂名专家,有了固定工资。陶羊子没有名分,还是拿一点补贴。再后来,他辞谢了补贴,接替阿姗做了里弄工作,他觉得以往是浮着的,现在踏在了实处。他不计较做细小琐碎的事,都是为人民服务嘛,从社会来说,还是人家为他服务的多。

春末时节,桥边的几棵槐树垂挂下一串一串的紫花,溢着清香的味道。风起时,一朵一朵落花飘下来铺散到桥面上。

海城的马路上,出现了一队一队套着红袖套的红卫兵。居委会出进多的也是红卫兵,这些年轻学生脸色与红袖套一样,显着兴奋